

夜光杯

新民晚报

戏开始。但你不在观众席里。在帷幕侧边看舞台上发生的一切,有一种浮生若梦的奇幻感。尤其是,当你知道自己是下一个登台者的时候。

事物尚未命名

沈轶伦

小时候参加学校的民乐队,有好几年的双休日或寒暑假,都在演出中度过。流程照例是先去学校集合,老师统一给大家化妆换演出服。我记得大队辅导员给我梳头的手势,辫子被她梳得很高、很紧,然后卡上带着晶光灿灿亮片的蝴蝶结。头皮总是被拉扯得很痛,但因为是自己的妈妈在梳头,对老师心存畏惧,所以忍着不出声,忍着到她放手,才赶紧溜开。我到镜子前去把发辫重新扯松。回头看着时,教室里,同学们都换上了演出服,平日的她们隐藏到哪里去了呢?似乎连习惯的神色也随妆容的变化显出陌生。空气中弥漫着发胶喷雾的味道。

概括。比如孩子上了舞台,要扮演成孩子,才被认为是孩子。比如他们不用原音,要用某种夹子音朗诵才像孩子。比如跳舞的儿童要花很久去学着有节奏晃动才算烂漫。比如你站在台上,就是角色本身,而不能和台下的父母或同学再有互动。

其实,站在台上根本看不见台下,台下是一片黑色的头影的起伏,如夜晚的海面。但你知道众人的目光都在台上,这让人觉得不安。就像在考试时,监考老师站在你旁边那样。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观众。被凝视总天生的表演者更激昂,却令我倍感不安。我只想一切快点结束。

我更喜欢在后台的时刻,更喜欢谢幕的时刻,更喜欢散场的时刻。台上紧绷的表演者下来了,他们脸上还带着眼泪,而戏中的悲情已经结束了。跳舞的姑娘们叽叽喳喳搂作一团地下来了,沉默的天鹅瞬间还原成少女人形。戴着鲜艳异常的崭新红领巾的报幕员下来了,他们的衬衫没有一丝褶皱,他们的皮鞋锃亮,他们被迎上来的家长披上外套,一瞬间脸上重新浮现出娇真的孩子气。

只有在侧幕,能看见有序、完美、整洁的程式背后。我所站立的

地方,所见是混杂、喧闹,是忐忑不安和神情松懈,是还在做最后拉伸的演员,是掐着自己喉咙的紧张的主持人,是许许多多尚未准备好也永远准备不好的刹那,是一种最接近完美的不完善的刹那,因其真实而更加动人。

演出还未开始,或者演出已经结束。事物的魅力在于那尚未被纳入既定范畴的时刻。那些悬而未决的时分,比登台亮相的刹那,更像是人生的常态。它已脱离开了排练厅,但还未正式上台。或者它已经下了舞台,掌声和灯光已经留在过去的一秒钟了,过去的一秒不复出现。

许多年后,当了记者,有时就在侧幕采访演员,这让我想到德加的画作。有一次,和剧作者站在侧幕一起听台上的话剧演员送出台词。那是一场演了四十年未衰的话剧,所有的台词人们都熟悉了,但依旧像第一次听那样,剧作者站在黑暗中,他的侧脸被舞台灯光打亮一个轮廓。从这个轮廓开始,这一切本来只存在于他头脑中的故事才有了实体。这一刻,他有造物者的魅力。

时间在舞台上是不存在的。剧中人永远年轻、永远激情昂扬。而在侧幕边,两个世界都如此之新,一切尚未命名。候场的过程本身就是结局。结局就是消失。而消失是一切永恒的开始。



边看边聊

学校大巴载我们去少年宫,有时是区里的剧院,有时是市里的舞台。我不是个好乐手,心思完全不在演奏上,我只记得辗转每一个不同剧场,不同的舞台上贴着不同的定位胶布,不同的大幕有不同的颜色,厚重的深色的天鹅绒每一次拉启都飘扬出大量灰尘,它们被舞台上的灯光照耀,如野蜂飞舞,不站在近处看不到那种细微的壮观。我们在侧幕候场。台上前一个节目的小演员正对着观众席演出,有时是一支乐队,有时是席儿朗诵或者话剧。演出,是对生活的抽象

我与公交结缘53年,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。

1968年12月,我离开上海市五十一中学(今位育中学),分配进了上海客车修配厂。这是一家专门制造公共汽车、无轨电车的工厂,当年上海和全国许多城市的公交车都出自这家不起眼的厂,上海客车厂可称为“中国公共汽车生产的摇篮”。这里能工巧匠云集,创造了无数中国第一、客车制造的传奇。当年中国第一辆红旗轿车就是由客车厂的老师傅用手工敲打出来的。1972年,尼克松访华,上海拖汽公司在客车厂组织会战,制造出了中国第一代面包车,满足了当时的接待需要。我当时还创作了戏曲联唱《客车工人大战633》,歌颂客车工人创造的奇迹。上世纪70年代,我被调往上海市公用事业局团委工作。那时,公交拥挤,冬令高峰,我参加了重点站点的“推屁股”(把挤不上车的乘客硬推上车);还当过售票员,为虹口足球场散场时的加班车当售票员。

公交是流动的社会,车厢是个“万花筒”,社会百态尽显其中,有讲不完的故事。1975年,我和客车厂的同事黄永生、师兄俞晓夫、管齐骏一起创作了反映售票员生活的连环画《车厢春风》。1975年第12期日文版《人民中国》选用了其中23幅画,把中国售票员的形象传播到了海外。

公交是创作的富矿,不断给我以创作的灵感。1969年,长沙至韶山的公路通车,由上海客车厂制造的东方红客车行驶在这条公路上。根据这一素材,我创作了诗歌《驶向太阳升起的地方》,这是我的处女作,也是我文学创作的起点。

当年,我曾任公用事业局通讯组组长,写了大量反映上海公交职工生活的新闻作品,以后,我又在市建委、浦东新区建交委工作,公交仍与我形影相随。2006年,时任浦东新区建交委分管交通的副主任于勇请我任浦东公交报主编,一干就是15年。我写了大量浦东公交人感人的故事。

老百姓的出行、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公交,我愿用笨拙之笔继续讲好公交故事,继续为公交的发展鼓与呼。

公交缘

潘阿虎



天涯共此时 戴培钧

那天,吃过早饭,兴之所至,下楼去附近转转,看到有毛豆,我便买了一斤多,想着回家后或用水煮了食用;或作为“百搭”,配以佐菜之用。

在等红灯翻绿灯间隙,望见斜对面一家店铺人头攒动,耳旁隐约传来老板娘的大声吆喝:“卖毛豆,免费剥!”免费剥?好奇的我走上前去问老板娘:“我如果买十斤,几点可以来取?”想着大概要等到下午太阳落山差不多才好吧。哪知老板娘轻松地回答:“一斤毛豆一分多,十斤毛豆半个小时差不多可以好了。”边说,边在一台剥毛豆机器上坐了下来。

我爱吃毛豆,有经年的历史了。但只停留在喜欢吃,并不喜欢剥。一粒粒地剥,我认为特别

美食

在太平山做“林下一人”

胡圣宇

四明山横亘在浙东大地上,一座座大山起伏连绵,浩浩荡荡一路向北,到了这里突然转了个弯,宛若弯起一只臂膀拥住了一片浅山谷地。翠绿丛中,一条小溪和村庄一起被拥在群山的怀里。房屋错落有致地散落在山坡下。我们来到太平山村,一个群山环绕的古老村落。据传,东汉末年,得道高人于吉,见太平山风景独秀,在此筑石屋炼丹并著《太平经》一百七十章。村口,有一残碑,清晰可见“林下一人”四个大字。据传明朝礼部主事徐观复因对魏忠贤横行朝野不满,决定辞官返乡,陪着辞年迈的母亲,隐居在太平山下,自命“林下一人”。当时户部尚书郑三俊敬重

他的为人,题写“林下一人”四字。徐观复去世后,村人将“林下一人”石牌坊立在了这溪谷环绕的小山村里。我与残碑默默对视。当我读懂这些遒劲的文字以后,更惊觉其精深的内涵。“林下一人”出自“相逢尽道休官好,林下何曾见一人?”徐观复沉浸于自然山川之中,庙堂远了,社稷淡了,那些日常孜孜以求的功名利禄之属,不知不觉中失却了分量。相反,对于自由洒脱生活的向往,却变得具有质感,真实而迫切。

我走在徐观复曾走过的鹅卵石路上。道路边,围墙上随处可见各种朴素的花草。这里的房子依山沿溪而建,都是当地的条石垒砌而成,保持着原始风貌。在经历岁月的冲刷后,有的屋顶坍塌下来,有的依然坚强地挺立着,虽然已满目疮痍,却有另一种沧桑的美。村里的老人三三两两闲坐在屋门口,或悠闲地聊天,或干点手工活。

“佳”“吉”等谐音,有着美好的寓意。一粒小小的毛豆,于我而言,有时候它的意义,甚至超越珍贵的鲍鱼和鱼翅。无论是出国还是在国内,在品尝了当地的美食佳肴之后,最怀念的,最牵肠挂肚的,还是那碗普普通通的茭白毛豆炒肉丝、咸菜毛豆肉丝面。它,对我的思乡,起到了解渴的作用,亦是最对我胃口的一道菜。

剥毛豆

张志萍

每逢中秋佳节,毛豆、芋艿和鸭子一起烧汤,也是一道不可或缺的美味佳肴。毛豆荚内排列整齐的豆子,寄予了对家庭和睦、美满生活的期望,体现了中秋佳节阖家团圆的美好心愿,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寓意和美好象征。

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,毛豆用上海话表达,读“毛豆荚”。荚与

我的故乡老屋西侧,傍着一条南北向的河流,不宽的河道上除了有座连通公路的“界泾桥”,还架着好几座大小不一的石桥、水桥,一派江南水乡的风光。

我读小学四年级时,随母亲从市区回到乡下生活,那时父亲已去世多年,这条河却搅我入怀,给了我更多的爱。

我在这里学会了游泳。从最初双手扒着水桥石板,两条腿在河水里“扑通扑通”拍打出阵阵浪花,不久就学会了最笨拙的“狗爬式”。虽然我之后始终不敢赤身裸体、大呼小叫地从桥上跳到河里,但也从此不再被村里的小伙伴们嫌弃。

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,像乡邻们一样,那时我家也养了三五只鸭子。寻常的日子里,它们会自己下河觅食,黄昏时自己上岸回家。但是,碰到天气骤变,它们便常常晕头转向。记得有天黄昏,突然下起大雨,母亲带上我沿着河岸边喊地找,好不容易才用竹竿石块,把几只鸭子从一堆水草丛里赶到岸上,气得我当场就想把它们全宰了;可到了隔天风平浪静的早晨,当我把鸭子放出棚舍,看到它们“嘎嘎嘎”地欢叫着,朝河里摇摇摆摆走去时,一腔怒气早已消散。

一晃,我中学毕业,别无选择地成了一个知青农民,和这条河也就有了别样的联系。庄稼一枝花,全靠肥当家。那时,生产队的肥料,多为大粪和河泥,大粪靠水泥船驳运到田头,河泥总在冬季堆积在近处的河道河塘边,我也常常参与其间。不消说,当年的农作生活十分艰辛,但乡亲们一年四季乐观爽朗的好心情,却时时滋养着我的身心。

那年,生产队在紧靠界泾河的那片黄泥岗上办起一座小砖窑,我被派到窑场,和其他社员一起做土坯。从取泥、和泥、踩泥、到制坯、叠坯,环环都是累活,但社员们依然苦中作乐,用五婶的话来说,“动不动就苦着脸,过日子还能过

得下去?”五婶那时才四十来岁,身材胖胖的,特别爱笑,笑起来时,一双眼睛便眯成两条缝。五婶的力气大,饭量也大,有一回,大家一边做坯一边聊天,五婶说:“昨天家里做圆子,我一口气吃了二十来只!”有人便“扑哧”一声笑了:“五婶,你吹吧!”五婶瞬间瞪大了眼:“你不信?我和你打个赌!”“好啊好啊!”大伙齐齐起哄,五婶见状,当即豪气万丈:“你们现在就去买两斤小切酥,我当场就能吃掉!”接着又许诺,“如果输了,我自掏腰包,要不就为大家唱个山歌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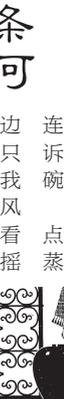
“小切酥”是当年供销社商店里供应的一种干点心,它是用各种糕饼拉下的边角料合成的,价廉物美。一开始,五婶吃得又快又得意,渐渐地,节奏就缓慢下来,等到喝口水全都咽下肚,更是连连打嗝,懊恼不已。第二天,她主动告诉大家:“昨晚我啥都没吃,只是喝了半碗酱油汤。”

大家跟着就问:“那你昨天为啥不早点个歌呢?”五婶却又笑了:“嘿嘿,不蒸馒头争口气,既然打赌,我总不能输吧!要说唱歌,我现在补上就是了。”说完,五婶就润了润嗓子张开嘴:“风吹着杨柳柳,喇啦啦啦啦,小河的水呀,哗啦啦啦啦,谁家的媳妇,她走啊走得忙呀,原来她要回娘家……”

五婶唱得真好啊,一时间,整个窑场也跟着鲜活起来。“当一条河伴随着你成长时,或许它的水声会陪伴你一生。”这是美国作家安·兹温格在《奔腾的河流》中写下的一句话,而在我的生命中,分明也有这样一条河——那条傍着我故乡老屋的界泾河,以及当年的那些场景,至今宛若昨日。

心中的那条河

赵荣发



心中的那条河



夜光杯

这种自然,我们在这些年的快速发展中不知不觉就丢失了。慢慢地,我们开始怀念那个质朴的时代。而太平山,就是一个慰藉浮躁现代人的心灵驿站。在山水间,你可以放慢匆匆的脚步,坐下来听蛙鸣蝉鸣,看云卷云舒,在烟霞最深处体验“林下一人”的妙处。

炎热的黄昏,来得快,走得也快。呈渐变色的落日余晖,倏地钻进地平线,叫人稍一迟疑,就错失绝美风景。

晚饭后,女儿拖着我去散步,我兴致勃勃地讲起儿时纳凉的事。那时,家家户户到了夜晚时间都齐刷刷开始做饭,走过别人家的窗台,总会听见“买汰烧”们谈天的高声,闻到锅碗瓢盆里飘荡开来的香气。那时,吃好夜饭,耗时更久的另一件大事便是乘风凉。我的父母各拎一把躺椅、一把竹凳,我拿一把蒲扇,趁早觅得一个通风的所在“安营扎寨”。大人们谈天,要求我先背乘法口诀表,背得好有奖励,奖品是一瓶盐汽水。

说到盐汽水,女儿不认识。据说,盐汽水是苏联人发明的,喝盐汽水,可以用来预防高温作业时的“热射病”。盐汽水里的咸味是令人难忘的。在当时的配方里,盐度达到了0.5%,充气量也不足,喝起来特别咸,很多工人喝不惯。后来一位上海专家在盐汽水里减少盐分,适量加糖,这样便广为工人所接受,进而传开。当时上海工人家庭的孩子,可享受家长用热水瓶装回来的盐汽水或冷饮水,是值得期待一整天的事,足以羡慕小伙伴。因此,对盐汽水的情有独钟,多少也和盐汽水里携带的情绪价值有关。而在幼时,盐汽水虽没有那么金贵,却也不易得。当我一尝到这个味道,便会联想坐在马路沿上、嘴里背着乘法口诀表、眼中望着马路对面小店的紧张神情,以及一个个悠长且清凉的夏夜。今天我请女儿尝一尝盐汽水,一股蓬勃的气流夹杂着泡沫涌入她的嘴里,紧接着是一股咸味,令她感到陌生。她赶忙把汽水瓶还给我,说“又辣又咸”,但不久她感到了回甘。冷静了片刻,央求我再给她喝一口。

上海今年的夏夜也常有30℃以上的高温,我不记得我小时候有没有。即使有,我的父母也靠着他们那代人的土办法为我编织起一个清凉的梦,哄我入睡,忘却夏的烦躁。这些点点滴滴,不独一瓶盐汽水,待我也为人父母时,学着我的父母的样儿,带着女儿在夏夜去寻一瓶盐汽水,希望在她年幼的心里撒下乡愁的种子。

一瓶盐汽水

周佳俊